

書無多購者從速

故宮週刊

易培基
題

(前詳傳小)

書昌其董明

毛翎卉花紀呂明

開府垂明於宗室澤州考績於國朝道素
相承世傳儒雅為美夫其果行脩潔斯父
彪蔚郭不照乎移華龍驤驟多雲路則公
正體策高足於前冲与太真嗣家聲於
後有日矣
董公詩書法於張長史其行
楷有法其書乃華學限顧者其思

呂紀、字廷振、鄞人、宏治間供事仁智殿、為錦衣指揮使、工翎毛、間作山水人物、設色鮮麗、生氣奕奕、時亟貴重、應詔承制多立意進規、孝宗嘗稱之曰、工執藝事以諫、呂紀有之、



大瓢偶筆節錄

按孫淵如寰宇訪碑錄、會稽石刻
二世元年李斯篆書、在浙江會稽
、元中屠嗣墓本、近時所刻、又
范氏天一閣書目史部會稽三賦一
卷、宋王十朋撰、明南逢吉注、
嘉靖二年南大吉序、原鈔本誤作
會稽山賦、

秦東門三字、相傳丞相斯書、刻海
州馬耳山上、宋中丞求之數年不得
、亡弟楚萍於無意中忽見之、明日
再往、復失所在、
漢荊州刺史度尚碑、相傳初在北陵
東郊、缺裂仆地、大水至、衝入河
、或集泔水者撿出之、徙於使星亭
、不知何時徙沛縣湖陵城隍下、明
顧崇善工部出理溝渠、徙置徐州官
廡、吳文定公云、殘缺已甚、獨額
完、有宋人題識、

按裴彥發漢隸字源碑目第六十三
、荊州刺史度尚碑、永康元年立
在徐州湖陵荒野、政和壬辰巡檢
王當世遷於官廡、劉宗儀立之使
星亭、所記與此不同、

介休郭有道碑、中郎隸書舊石、相
傳為一秀才盜去、介休令重刻以應
求者、趙子固曰、鑒屋王正己再刻
、王阮亭秦翁後記又云、萬曆中郭
青螺鈎摹重刻、夫子面正萬曆時人
、如果青螺重刻、石墨範華、何以
不言青螺、而言正己、(按第二版)

吉金鑑 本院精拓南周各代鼎彝銅器製為吉金鑑每套四組價洋五角信封每五十張價洋四角此鑒紙除由本院出售外並託私閱為代銷處

宋

邵

蘇

書

(宋人法書之一)

鏡啓列京俗事區、遂
不果類上狀、何可
言秋著、爾不審、迄生
以外動靜、何如、鏡無狀、永
五、東、排、岸、勉、力、祇、勝、未、休
衆、會、清、勤、手、在、候
起、片、望、祈
以待、保、濟、不、宣、鏡、啓、好
存、道、良、親、司、理、謝、不

邵蘇、字仲恭、丹陽人、官顯謨閣待制、知蘇州工正行、字體清勁、

除天下碑、惟林宗碑詔特留、乃此碑自宋以來、著錄家皆未之及、知已亡於唐代或宋初矣、
今林宗墓前二碑、一爲明人傳山刻、字跡醜惡、殊昧古意、原跋稱碑在南渡前、已不可見、
吾從汾陽曹孝廉得一本、不知近代何人補書、所甚、其一爲國初鄭重所書、皆不足觀、翁
覃溪云、家藏別有姜任修本、較傳鄭二刻頗有根據、姜自識云、予從寒山趙氏拓本摹得、又
摹北海孫氏所藏、石經殘碑、得中郎筆法、以吳炳補桐相碑之例、重補此碑、或比近人傳鄭
二家杜撰者差勝云、
陶邱謂余曰、漢陽故相吳公正治家、有蔡中郎隸書聖主得賢臣頌四十餘字、書網紙上、後曾帝
王跋、自吳大帝、至晉元帝、梁武帝、唐太宗、高宗、止于宋徽宗、此奇寶也、予又爲從見
之、
(未完)

宋夏圭山水長卷之六

(小傳詳前)



本
(本市)
每期五分 十期五角
三十期以上九折
△本刊雙十號
以唐虞湯草堂十志圖及宋人風水二十景圖
掌故叢編前出至第十冊現自第十一
冊起更名文獻叢編例故叢材料加多
本院精拓吉金墨本秦漢印譜
故宮月刊

三十期以上九折 六
期以上八折

例封面紙子昂貴馬尤屬精雅異常定價每册
大洋八角長期定期閱各戶八折

定價 郵費 紙張 每册五角
毛邊紙每册五角

承辦方選購即贈一井匯交即當如伴奉寄不誤品
目價格面索即寄

每六册十一元每十二册價二
十二元

(前詳傳小) (子王法至勢大) 三十二之像通圓五廿彬吳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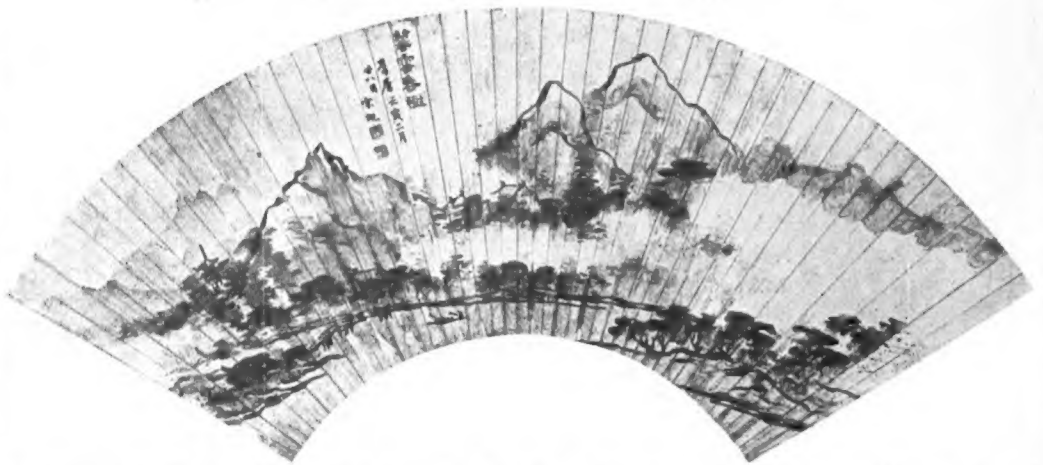
繪事雜錄 (續)

王介州藝苑卮言(續)

郭若虛有云、佛道人物仕女牛馬、近不及古、山水林石花竹禽魚、古不及近、何以明之、顧愷之、陸探微、張僧繇、吳道元、及關立德、立本、皆純重雅正、性出天然、吳生之作、爲萬世法、號曰畫聖、張萱、周昉、韓幹、戴嵩、氣韻骨法皆出意表、後之學者、終不能到、故曰近不及古、如李成關仝、范寬、黃筌之跡、徐熙、黃筌、居宋之蹤、前不藉師資、後無復繼踵者、借使三李三王之輩復起、過覺陳唐之倫再生、亦將何以措手其間哉、故曰古不及近、此語亦定論也、然人物以吳生爲聖、山水以營丘爲神、由此推之、則仲宋當推伯時、元初必讓子昂、蓋二君雖不敢凌吳李、而能兼二家之長故也、

(接第四版)

扇 水 山 旭 宋 明



宋旭、字石門、嘉興人(圖繪寶鑑續纂作湖州人)之萬曆間名重海內、山水巨幅大韓、頗有氣勢、行筆神妙、兼長人物、往往以八分書識款、其論畫云、山水惟李成、關仝、范寬、智妙入神、才高出類、繼起者稱尙之、猶諸子之於正經也、

(品廉樓藏寶) (前詳傳小) 水山田石沈明



趣 賞

通乳榮稱弗特
傳書陰高士主
勞苦少楊羽雲
自威榮不見誰
寫向榮東

印丞主公東河



紐 鼻

印王晉親



金塗紐駝

麗

景

軒



吳李以前、畫家實而近俗、荆關以後、畫家雅而太虛、今雅道尙存、實德則病、夏文彥之論畫三品、曰氣韻生動、出於天成、人莫窺其巧者、謂之神品、筆墨超絕、傳達得宜、意趣有餘者、謂之妙品、得其形似、而不失規矩者、謂之能品、然則神品即自然矣、唐及五代、絹素麗厚、宋絹輕細、御題畫真偽相雜、余驗之無不合者、沈存中云、董北苑多寫江南真山、不為奇峭、僧巨然祖述源法、皆臻妙理、大抵源及巨然、畫筆皆宜遠觀、其用筆甚草草、近視之、幾不類物象、遠觀則景物粲然、幽情遠思、如視異境、余於二君真蹟、不能多觀、每閱沈啟南筆、而竊思其妙也、此老不惟隨筆、亦時時出監、

畫家稱大小李將軍、謂昭道思訓也、畫格本重大李、而舉世只知有小李將軍、不得其說、吾嘗於徐封所見小李海天落照圖、真是妙品、後一入樞門、再入內府、間已就燬矣、大抵五代以前、畫山水者少、二李輩雖極精工、微傷板細、右丞始能發景外之趣、而猶未盡至、關全、董源、巨然輩、方以真趣出之、氣獎雄遠、墨筆神奇、至李營丘成而絕矣、營丘有雅癖、畫存世者絕少、范寬繼之、奕奕齊勝、此外如高克明、郭熙輩、亦自卓然、南渡以前、獨重李公麟伯時、伯時白描人物、遠師顧吳、牛馬斟酌韓戴、山水出入王李、似于董李所未及也、

獨綜古人之論、則畫家以顧陸為聖、而以道子為神、吳生既起、則前有張閭、後有防幹、皆當辟舍、然以昭代格之數子、而在顧陸不失連城、吳生少劣其價、何者、巨壁高障、宜於剝宇、非素室之蓄也、胡神祇像經丈累尋、非雅士之所喜也、怒目掀眉、歛火奔雷、非方內之所賞也、即璣諸求祝圖異之徒、畫史流傳、以為得受業吳門、當稱殆庶、今不唯無遺跡可尋、詢之鑒藏之家、若秋風過耳、了不相入、抑不特此、使摩詰思訓去題而存跡、恐不能勝叔明子久、使中正克明滅款而論值、必當在伯時吳興下矣、此雖習好成風、探其所由、未可盡非、第未有孔聖之集大成、金聲玉振者也、自元人之擅微、啟南之振聲、文氏之多助、去俗者別為鑒賞、喜易者爭務點綴、六法漸湮、可為浩歎、

(未完)

麗

景

軒

內

部



故宮博物院前後五年經過記(續)

栗亭

一、曲穆爾博士演講世界博物院之比較成績、未滿三日、而本院乃發現一世界各國所絕無僅有之奇蹟、則院庶務某君、為駐院憲兵責打軍棍、公開請人參觀督部是也、是日為三月九日、余正午餐、忽院來急電、謂庶務某君、為駐在院外之王琦部憲兵拖去、閉戶行杖、余乃急電衛戍司令部告曉諭、請轉憲兵司令撤憲兵、一面趕至院中、則某君正盛氣據案、作辭職書、知其傷非甚重、余心少安、而彼見余至、則袒而示余以臂、舉衆圍觀、止之已不可能、然余固不習醫、目亦不辨五色、繼之而已、院中全體職員、俱忿忿紛提若干條件、促余交涉、漫為開導、考其原因則皆瑣屑細故、積因所致、其容本不盡在一方、而王琦之憲兵、則上行下效、其荒謬亦可想見、乃致演此怪劇、余亦為之啼笑不得、結果則憲兵居然撤去、是否果予懲處、則不可知、而某君則居住療養病院若干日、本院供給費用若干、辭職而去、

一、又二日之後、駐院保安隊長魏福海、介一白頭宮女求見、稱曾侍珍妃、幽於景祺閣之北三所、妃有金條五百餘兩置彼箱筒內携入、為妾於北五所之後牆、願導歸其地、而發掘之、乃與江叔老同聽其辭、似非妄者、乃交常務會議議決、准予發掘、以女為指導、由院出組、加派軍警照料、其地已在皇城後牆孔道之西隅、旁有矮屋已圯、大樹生於屋頂、謂當時尚未有此屋也、塵土山積、離地亦已甚高、施工七日、而無所得、女乃廢然而去、遂不復來、

(未完)

本院最新出版物

購者從速

本院精印民國二十年古物彩圖日曆

現已售罄補印千份每份祇收紙料工洋二元購者從速

故宮特刊

宋秘府舊藏唐人月儀帖精印成冊並有明解縉跋定為唐人書帖之行間有釋文小字飛動變化宋以後人萬不能為王夢樓定為與真書出於一人之手誠寶物也每冊價洋一元二角

故宮書畫集

選宮中收藏最精之巨幅精印成集雙十節紀念日發行第一輯此係內府秘珍之尤者世人當以先睹為快每冊定價二元

史料旬刊

每旬一冊定價大洋四角現已出到第二十四期預定半年十八冊大洋六元五角預定全年三十六冊大洋十二元

射陽先生存稿

每部定價大洋一元五角

本報第二十七期至第五十二期

合訂本業已出版裝流精確定價每冊一元五角合訂本內所有各期停止零售成書無多並希注意